



悦读周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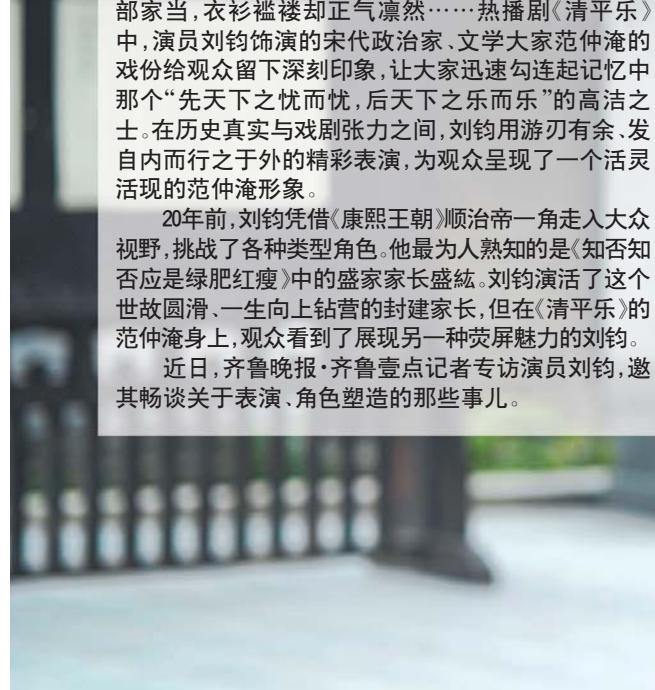
找记者 上壹点
A07-09

齐鲁晚报

2020年4月19日
星期日

卓然于心 悅享娱乐

□□美编：
李继皓
冰红



一身布衣，头戴斗笠，脚蹬草鞋，一辆驴车载着全部家当，衣衫褴褛却正气凛然……热播剧《清平乐》中，演员刘钧饰演的宋代政治家、文学大家范仲淹的戏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，让大家迅速勾连起记忆中那个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高洁之士。在历史真实与戏剧张力之间，刘钧用游刃有余、发自内心而行之于外的精彩表演，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活灵活现的范仲淹形象。

20年前，刘钧凭借《康熙王朝》顺治帝一角走入大众视野，挑战了各种类型角色。他最为人熟知的是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的盛家家长盛紘。刘钧演活了这个世故圆滑、一生向上钻营的封建家长，但在《清平乐》的范仲淹身上，观众看到了展现另一种荧屏魅力的刘钧。

近日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专访演员刘钧，邀其畅谈关于表演、角色塑造的那些事儿。

从《知否》盛紘到《清平乐》范仲淹

刘钧：演过一些戏，才发现戏越演越难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师文静

演范仲淹忐忑不安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范仲淹是真实的历史人物，你怎么理解、把握这个角色？

刘钧：接到角色后，确实感觉这个人物很难塑造。这不是《范仲淹传》，他只是剧中的群像戏份，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又非常重要，他要为剧添彩，还要为时代负责任，要符合历史，怎么演好确实让我痛苦、焦虑了一阵子。

为角色做准备查了很多资料，看了范仲淹的文学作品，也查了一些与宋代朝堂相关的历史资料，知道范仲淹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，读什么书，为何有如此大的文学成就等。只能从找到的资料里去补充、想象这个人物。

宋代知识分子都颇具风骨，也是历代朝堂为官者中的清流，但范仲淹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，他更像是一个精神领袖，是两宋的偶像级人物。大家都熟读《岳阳楼记》，知道范文正公忧国忧民、大爱天下，有大胸襟、大情怀、大格局，对他的评价达到一个高度。这个人物不是生活式的人物，他的风骨与气质如果处理不好，容易演得教条、不接地气，观众会打瞌睡。怎么让书本里的人物鲜活起来，太难了。

诠释这个角色，外在形像还在其次，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呈现人物的精神气质，让观众相信这就是那个写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人。演员演技再好，再怎么自然松弛，若没有这个内核的东西，观众是不信的，那这个角色就砸了。我没有演过这种有高度的历史人物，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。观众对我演的角色如何评价，其实我心里忐忑不安。从目前来看，大家觉得还不错，自己心里才稍微踏实一点儿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范仲淹被贬到睦州，却依然豪放洒脱，刚下车就喝了两口河水，即兴创作了《潇洒桐庐郡十绝》。这场戏观众很是叫好。是不是每场戏都要琢磨表演细节让角色出彩？

刘钧：这场戏剧本中写范仲



淹来到桐庐，看到景色如此美就开始作诗。我们拍摄时旁边有一条河，我就跟导演商量说，我得脱鞋到河里去，导演说可以。河底的石头上长满了苔藓，非常滑，我就是赤着脚慢慢走过去。也是情之所至，就弯腰喝了两大口河水，然后对着大山大河的美景尽情地吟出《潇洒桐庐郡十绝》。

有意思的是，有观众说我拍这场戏喝了洗脚水，其实我不是喝自己的洗脚水，在我的上游还摆了个机位，整个摄制团队七八个人都光脚站河里，我喝的全是他们的洗脚水！

其实，表演不在于设计了多少东西，而在于呈现的表演准不准，观众认可不认可。比如在范仲淹上朝堂时，他的眼神、形态就没什么可琢磨的细节，大家都老老实实地站着，觐见、请礼时的语言节奏等符合历史人物即可。范仲淹这个角色有很多这种戏份，很难说怎么去琢磨表演的细节。

演戏时对手很重要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的盛紘很深入人心，而在《清平乐》中再次出演宋代朝廷官员，怎么能让两个角色截然不同的？

刘钧：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之前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演盛紘这样的角色，我只能说尝试一下，但导演说你能演好，我就很感

动。然后认真努力准备，最后呈现出来的角色也获得了认可。从这方面来说，我很感谢导演张开宙、制片人侯鸿亮等人。有了《知否》的合作，到了《清平乐》导演才又放心让我演范仲淹。

我觉得每一次接受不同的角色，与其说是在挑战自己，不如说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，发现自己还有哪些潜力。

盛紘与范仲淹都是宋代官员，说话都文绉绉的，穿的官服、戴的官帽都差不多，而拍摄《清平乐》时《知否》正在播出，两个荧屏角色间隔很短，观众对我还停留在“紘郎”的认知中，若两个角色稍有雷同，人物可能就会崩了。这两个人物必须严格区分开来，不能有丁点的相似。

两个角色的表演方法其实不一样。演盛紘，更多地是从外部入手，可以通过很多动作戏、眼神戏、表情戏来呈现角色个性，他走路是怎样的，坐着是怎样的，家里和朝堂上又是怎样的，他的圆滑世故、敏感计较、唯唯诺诺都可以设计很多表演细节出来，但范仲淹更多的是从内部去准备这个人物，要深入他的精神世界中。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这句话太妙了，这种大境界折服天下无数读书人，要通过他做的事情，找到这种精神品质，找这个人内心的那些忧国忧民的情感。所以演范仲淹，不能有过多的外化小表情，不能细碎，表演必须干净、整洁、大气，这样才能呈现他的坦荡心胸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在《清平乐》中你与喻恩泰等都是演技派演员，演的对手戏较多，包括之前《知否》中也都是一众好演员飙戏。大家会为诠释好角色做些什么吗？

刘钧：其实剧本已经很扎实了，剧组的拍摄氛围又很好，演员把剧本上的内容很好地完成，人物就已很好了。比如，我与剧中饰演晏殊的喻恩泰对手戏多一些，拍之前我们会在一起反复排练，大家觉得戏都行了，也没有意见了，就正式开拍，整个过程很顺利。大家都很专业，每个人带着对角色的理解完成每场戏的表演。

演戏的对手当然重要，如果大家都认真去交流、创作的话，对手给你的和你给对手的东西都会

不一样，它会真实、生动。不光是对手，整个创作团队营造的氛围也会影响大家的整体发挥。

一直很享受拍戏的过程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刚才提到焦虑，拍了大量的剧，积累了各种角色后，还会常常对挑战新角色有焦虑感吗？

刘钧：接到剧本后，确定去演了，就开始进入一个焦虑期，就会不安，不知道怎么演。我的体会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拍了一些戏，反而感觉戏越演越难。

但是，前期越感觉痛苦、有压力的角色，整个创作过程反而是快乐的。只有还保持着痛苦、焦虑时，才能真正一点一点走近人物，走进角色，当真正拥抱角色时，呈现出来的人物才带有演员自己的理解，才能形象生动、鲜活。

每饰演一个角色都是完成了一次与以往不一样的创作，就像一场旅行一样，你付出了很多，收获也很多，整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。拍戏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很享受这个过程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你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20年，对职业的认知或是心态上，现在是一种什么状况？

刘钧：如果说不满足的话，那就是我还没有塑造出更多成功的好角色、更多能够代表自己水平的好作品。但另一方面我也挺满足的，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20年了，我现在还能够被人认可，还会有角色，还没有被行业淘汰，我也是心存感激的。

这个职业带给我很多，带给我的生活，带给我20年的阅历，认识了很多人，遇到了很多事，经历了各种喜怒哀乐，但成长了、成熟了。到现在，我依然尊重这个职业，希望我的作品能给观众带去正能量，寓教于乐的同时也让大家有所启发。



扫码看视频